

2019南极纪行（下）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本文（上）请见本报1月24日B1版

搭乘世界尽头的小火车观赏沿途美景是这个国家公园的招海岸边寂静的山坡上矗立着沙克尔顿的墓碑，他的墓志铭刻在墓碑的身后，是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句。在这个墓地中，只有沙克尔顿和他的得力助手弗兰克·怀尔德（Frank Wild）的墓碑面向南方，那是南极的方向，沙克尔顿一生的追求和心灵的向往。

19世纪中后期，南极探险热潮方兴未艾，沙克尔顿作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曾四赴南极。若以成败论英雄，他每次探险都未实现目标；然而，作为一个组织者，他的探险壮举及超凡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无人能出其右。他被自己的队友誉为“世间最伟大的领导者”，在南极探险历史上成就了一世英名！

一只孤独的王企鹅在墓地一角徘徊，且其胸前鲜血淋漓。不知它在哪里受的伤，也不知它为何在这里茕茕孑立。带着疑问离开墓地后，沙克尔顿的故事和那只受伤的企鹅重合在脑海中久久无法逝去。

从沙克尔顿墓地返回海洋钻石号，甲板上举办的烧烤晚会已隆重开幕。风平浪静的海湾，山环水抱，晚霞中的雪山显得格外宁静柔美，热闹的晚餐其乐融融。

我们的下一个登陆点是圣安德鲁湾（St Andrews Bay）。

登陆圣安德鲁湾

凌晨5点半，船上的广播就把我们叫醒了，说要在早餐之前乘冲锋艇巡游，早餐后登陆。于是，人们赶紧起床，整装待发。然而，等了很久，得知巡游取消，早餐后直接登陆。由于南极地区的天气瞬息万变，为了安全，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圣安德鲁斯湾不仅是南乔治亚岛最大的王企鹅群聚地，拥有超过 25万对王企鹅，也是岛上象海豹聚集的主要地区。从冲锋艇上远远望去，岸上的企鹅密密麻麻，像地毯一样铺向冰川边缘。一条干枯的河床上，挤满了像猕猴桃一样的小企鹅。在冰川与海滩之间辽阔的坡地上，或绿草如茵，或怪石嶙峋，大批象海豹，或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或在坡地上睡入梦乡。只有几只小象海豹，或与企鹅一起戏水，或向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卖萌。

南极地区的天气颇难预测。登陆后，风势逐渐减弱，阳光下，温暖如春。站在冰川脚下，眼前的蓝天、白云、碧海、浮冰，加上勤奋的企鹅和慵懒的海豹，景色迷人，至今难忘。

我们原计划下午在黄金湾（Gold Harbor）登陆，这将是我们在南乔治亚岛的最后一次登陆。这里不但有数量众多的王企鹅和金图企鹅，还有大量象海豹。

当海洋钻石号缓缓驶入湾区时，但见一条冰川从峭壁上倾泻而下，形成壮观的瀑布冰川。

虽然当天的天气还不错，但湾内浪大漩涡多，登陆最终被取消。于是，船长决定海洋钻石号就此告别南乔治亚岛，直奔南极大陆。离开南乔治亚岛时，穿过一段浮冰，景色壮丽，好像是南极大陆向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从南乔治亚岛到大象岛的航程需两天三夜，正是当年沙克尔顿解救他的探险队员划小船走过的路线。这两天在海上航行，继续兴致勃勃地听关于南极的知识讲座。

上午正在听鸟类学家萨拉讲解信天翁的生活习性的讲座，船上广播通知发现鲸鱼，大家迅速跑到甲板去拍照。我就近跑到自己房间的阳台，站那没多会儿就看到有鲸鱼不时上来冒个泡，有两只鲸鱼还与我们的船并行多时。晚上小结会上，探险队长肖恩说，这是他二十五年南极探险生涯中第五次看到蓝鲸。我们第一次来南极就见到了蓝鲸，运气真是太好了！

蓝鲸是已知的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体长可达33米，体重可达170多吨。在人类捕鲸活动开始前，南极海域约有20至30万只蓝鲸。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全球的蓝鲸仅剩下几百只。自196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宣布禁止捕杀蓝鲸后，现在南极海域的蓝鲸恢复到2000只左右。

其实，蓝鲸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

巡航大象岛

除了南极知识讲座，船上还举办了乘客摄影展。这次旅行带着长枪短炮的不乏其人。一看人家拍的照片，咱这种出门连相机都懒得带的人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今天终于到达南极半岛附近的大象岛，准备在怀尔德角乘冲锋艇巡航。窗外，寒风呼啸，白雪皑皑，名副其实的一派南极风光。在船上闷了两天，大家都有点儿迫不及待，想下船兜风。

大象岛在南极探险史上意义非凡。当年，沙克尔顿探险队乘坐的“坚忍号”沉没后，划着三条小船在此登陆。为了避免坐以待毙，他率五名探险队员从这里划小船去1300公里外的南乔治亚岛捕鲸站求救。副手怀尔德则带着剩下的探险队员在大象岛苦撑了135天，最终全部获救，创造了南极探险史上的奇迹。

海洋钻石号停在当年探险队员在岛上避难的海滩对面。海滩上建有一座智利海军军官Piloto Pardo的半身像，以纪念他在营救困在这里的探险队员所做的贡献。由于风大雾浓，船无法靠近。站在甲板上，雕像小得几乎无法看清，然而，其表达的精神内涵却气贯长虹。

海洋钻石号终于在怀尔德角附近的帽带企鹅栖息地找到一块风浪较小的海湾停了下来，人们得以坐上冲锋艇沿岛巡游。南极的风真不是吹的！坐上冲锋艇没多久，艇上的人差不多都成了落汤鸡。岸上的企鹅呢，却气定神闲。

保利特岛

保利特岛（Paulet Island）是南极大陆边缘的一个小岛。这座火山岛直径仅两公里，却有十多万对阿德利企鹅栖息在此，也是南极的一块风水宝地。

这个小岛在南极探险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1903年2月，诺登许尔德探险队的南极号在威德尔海被海冰挤裂后，在保利特岛附近沉没，逃到了小岛上。探险队在岸边建了一栋简易房，才使这20名探险队员挺过严冬，除一名因病死亡外，其余全部获救。登上小岛一看，这栋房子几乎只剩地基了，几只企鹅在此筑巢为家。

这个火山岛上有十多万对阿德利企鹅。和气质高雅的王企鹅相比，阿德利企鹅个头较小，却活泼可爱。乘冲锋艇来到岛上时，但见黑压压的阿德利企鹅漫山遍野，占据着整个海滩。这个时候正是阿德利企鹅的孵蛋季节，很多企鹅见到我们来到岛上都无动于衷，依然专注地孵蛋。有些没有孵蛋任务的企鹅或叼石块筑巢，或四处闲逛，还有的企鹅在雪地上以滑雪代替步行，且姿势优美。

断崖跳入冰冷的南大洋

下午三点，海洋钻石号准时抵达布朗断崖（Brown Bluff），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南极大陆。布朗断崖位于南极半岛的东北角，以一座覆盖着冰帽的断崖而闻名。乘冲锋艇登陆后，我静静地观看这里的金图企鹅与阿德利企鹅和平相处以及它们的生活习性，照了很多照片。

为了纪念到达南极的历史时刻，晚饭前，我参加了船上组织的“南极一跳”活动，以一种大义凛然的姿势冒雪跳入冰冷的南大洋中，为自己来南极旅行留下了一点儿记忆。

登陆半月岛

南极的风以强劲著称。登陆半月岛时，恰遇强风。这个半月形的小岛位于月亮湾（Moon Bay）的入口处，上有阿根廷建造的卡马拉科考站（Camara Station）。登陆的海滩上，躺着一条破损的小木船，看样子有上百年历史，不知是哪个探险队或捕鲸船的遗弃之物。岛上风大，大到顺风上坡丝毫不费劲，站在坡上，不加小心的话，很容易让风把你刮走。

半月岛是帽带企鹅的领地，正在孵蛋的企鹅都聚集在高坡上，下山觅食的企鹅在雪地上踩出一条条小路，号称“企鹅高速公路”。在十字路口，一群身穿冲锋衣的巨大的“黄企鹅”不得不给黑色的小企鹅让路。

欺骗岛

我们在南极的最后一个登陆地点是欺骗岛（Deception Island）。这个位于南纬62° 58'、西经60° 39'的火山岛，从地图上看，是一个完整的环形岛，只有一小部分因塌陷豁开了一个缺口，号称“海神之窗”，船可以进出，里面是个避风的好地方。

（下接第B3版 →）